

斜陽外

周吉敏
著



四川美術出版社

斜陽外

周吉敏
著



四川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斜阳外 / 周吉敏著. --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410-6476-0

I. ①斜… II. ①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2598 号

斜 阳 外

XIEYANGWAI

周吉敏 著

出 品 人: 马晓峰

责任编辑: 林雪红

责任校对: 郑雅梅

出版发行: 四川美术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编: 610031)

印 刷: 温州市北大方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0mm×230mm

字 数: 160 千

幅 数: 62

印 张: 15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0-6476-0

定 价: 58.00 元





序

立秋过了，能静下心来读一些文字。其中有一册周吉敏的《斜阳外》书稿。

《斜阳外》写的是瓯海古道，周吉敏对这些古道是一条一条地走，然后再一条一条地写下来。在《斜阳外》，我首先读到的是周吉敏的一种人文情怀，古道是时间与历史的，它沉淀了太多的历史深处的信息，让后来人有无限的感怀。如李叔同，在一曲凄美的《送别》里，对古道则别有一番情怀，长亭、夕阳，晚风、古道——诗意，惆怅，追忆，感叹……。而我想，周吉敏写古道，也许受了李叔同这种典型文人情怀的影响。当一个人置身沧桑古道与苍茫的时间深处时，所想所思，所感所触，不仅仅是历史，不仅仅是古道自身，不仅仅是旧时风物，而是进入一种情怀，这情怀，是用心去听古人遗落于古道的脚步声，用心去听岁月深处的人声回响，而更多的是，古道在今天的情状，这情状是它周边人群生息的状况，是它在现代人视野里的自然状态，既荒芜苍凉，又蓬勃自然，在一代代人的延续中存在着，任岁月流逝，任风雨千年。

这一条一条的古道，在周吉敏的文字中，被很好地呈现了出来。而呈现出来的并不是单一的古道，而是一条条古道所携带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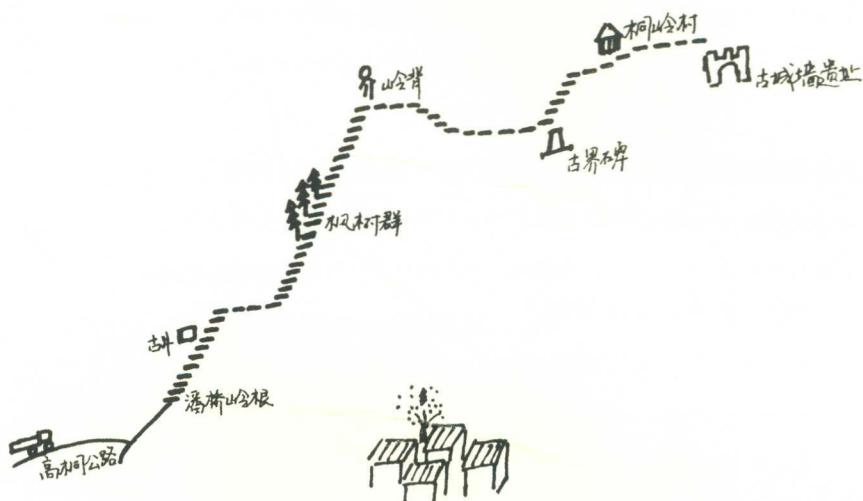
来的丰富的人文、自然、时间信息与现时的各种细节。在我阅读《斜阳外》一书的过程中，我更关注的是现今时代境况中的古道，它既在历史之中，又在历史之外，更多的是古道周边的自然形态与人的依存关系，同时也关注作者此时的文字状况。就古道而言，史料仅仅是史料，它提供给人们的仅是有关古道的过去的简单情状的一种描摹。因此，今人用史料，须注入时间与内心的温度，让人感受其中的历史余温，这是周吉敏所努力的，而我以为这努力也卓有成效的。周吉敏在此书中一共写了甌海（历史上永嘉的一部分）十七条古道。几乎每条古道都有自己的情绪，更迭的朝代，往来的官兵商贾，时空的转换，最重要的是细节的蔓延，自然状态中村民的生息，它们所共同构成的古道情状，在苍凉的历史中交织出了一幅幅生动的古道图景。尤其是今天的古道，其道边村民与世无争的虽然安宁却依然辛劳的生存状况，当周吉敏的文字进入描述此场景细节时，既客观，亦温暖——她写桐岭古道，遇见岭根村一妇人看到作者的蓝印花布衣裳时叙述自己早年陪嫁的印花被面；她写船放岭古道，写到瞿溪老街的竹器店、圆木店、杂货店，店中的陈列与细节；她写李山寨岭古道，写城门里一个神庙，铁质的灯插上插着三支燃烧过的半截香烛头，滴下的油腊还是鲜艳的；她写外山岭古道，故里的早年的亲人都已一一离世，当有村民问到“你从哪里来？”时，那种对故乡的无从言说的惆

帐是如何地撞击着自己心深处。上述这些与古道看似游离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场景与细节，读来心生感动。当周吉敏在写下这些文字时，始终有一颗温暖的心，用它去感受与贴近历史、时光、季节、自然、人物，才使得隐在时光与草木深处的古道，在叙述中获得了自然的温度与文字的温度。

当我仔细地翻阅完《斜阳外》，不仅仅是了解了时间深处的这十七条古道，更重要的是读到了周吉敏的诗意、真诚的文字，唯有这样的文字与作者的情怀，才使得古道在这些文字中获得了有别于以往的一种全新的呈现。

馬叙

2015年8月26日



桐岭，位于瓯海区潘桥街道桐岭村，南北走向，以岭两侧昔日种植大量桐树而得名。起点潘桥街道桐岭村岭根，终点为瑞安市桐溪乡桐岭村交接，全长约 2.3 千米，路宽 1.5 ~ 2 米，条石构筑。

- 001 桐岭：残破 磅礴
- 011 小岭：两种情绪
- 021 分水岭：一个古老王朝的气象
- 037 岷岗岭：溪山皆岷隐
- 051 船放岭：塘河源头
- 067 丽塘岭：古塔深藏的秘密
- 079 李山寨岭：目睹村庄最后的容颜
- 089 翠微岭：刻入青山巨石的汉字
- 099 外山岭：后纸山时代的疼痛
- 113 林岸岭：一张千年纸背后的水土
- 127 古耸岭：古耸寨绿林气象
- 139 西山岭：白云深处桂川村
- 153 十二盘岭：龙井山石头殿
- 163 天长岭：湮灭的官道，不灭的灯火
- 175 吴坑岭：红色村庄
- 185 卧龙路、五美岭、老鼠梯、石竹岭：大罗山最美的人文线
- 209 蜈蚣岭：唐茶，代表历史芳心
- 220 后记：唯有感激

宋。元。明。清。民国。义勇。太平军。倭寇。日寇。刀剑。枪炮。厮杀。见血。这些关键词属于桐岭。在我心里，桐岭一直是一首桐花和战事交织谱就的交响曲。几度桐花开，伴着惊心动魄的征战，雄浑而浪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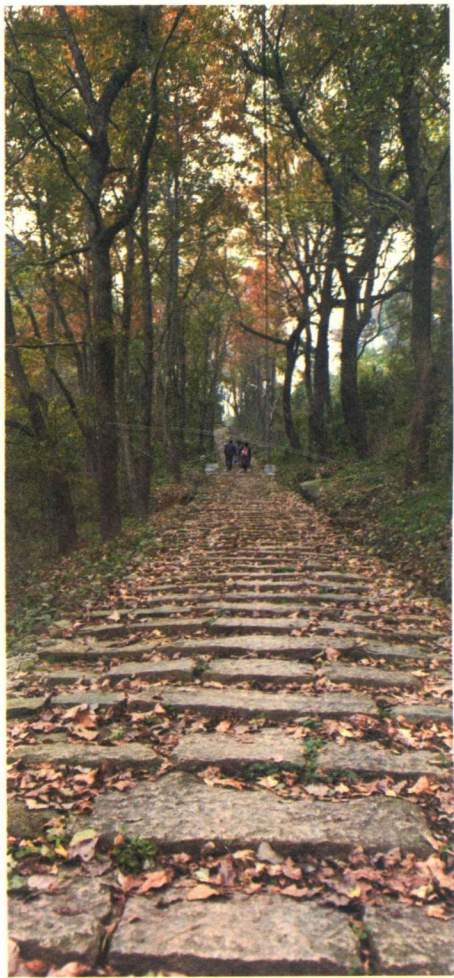
一直盘算着春天桐花开的时候去。友说，桐花没有，枫叶正红，再不去，枫叶落了，或许古道也将不存。此话我深信不疑。心中戚戚然，赶紧择日前去。

2014年12月19日，天阴沉沉的，昨天还澄澈明净的天空，今日心事满腹。我不知道此去桐岭，它是不是我要的样子。

桐岭，永瑞古道，温州南向重要通道，在今潘桥桐岭村，横贯集云山脉，南北走向，连接瑞安。清光绪《永嘉县志》载：“桐岭，在城南三十五里，联瑞安界。”光绪年间宗源翰著的《浙江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记载，当时温州府西向的陆路，从小西门（来福门）出发，经新桥、娄桥、陈庄至桐岭与瑞安交界。历史上的桐岭，是物资交流的商道，是文书传送的驿道，是征战的要道，是温州城外一处军事防御关隘，一道护卫温州城的屏障。

翻开清嘉庆《瑞安县志》和清光绪《永嘉县志》，桐岭征战的硝烟弥漫在史书扉页间。

进温州，紧逼瑞安境。瑞安县令王公济请邑儒赵霭商议，招募义勇四万，分守要道。方腊兵从吹台山入，义勇兵首领、瑞安义翔乡徐震率众抗击，在小岭激战阵亡。四月十九日，方腊兵“转



那斑驳苍老的一级级石阶不是石头，是一册册发黄发黑的线装古籍。在荒僻的山野，桐岭，以奇异而巨大的静笃，涵纳八百多年的目光、足音和呼吸。

由桐岭袭瑞，义勇屯兵固守”，方腊兵“不能进，邑赖以全”。

元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由桐岭追袭秀王李步师。至元十四年（1277），温州镇守刘万奴驻兵于桐岭，抵挡农民起义军。

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与三十四年（1555），倭寇两次经桐岭犯温州城。

清康熙十四年，曾养性攻打温州于桐岭进入。清咸丰十一年（1861），平阳“金钱会”攻打温州经桐岭进入。清同治元年（1862），太平天国白承恩应“金钱会”之请，统大军从青田翻白沙岭至湖岭贾岙，击败清民团，攻打瑞安城，不幸在陶山雷桥中埋伏，中箭身亡。余部勇力奋战，从桐岭脱险。

民国三十年（1941），日寇登陆兵团（驻上海吴淞）第五师团主力和上海海军根据地部分军队配合，共1000多人，分两批佯装商船，朔飞云江而上，在瑞安陶山澄头登陆。登陆后，兵分二路，一股进攻瑞安县城，一股经桐溪越桐岭，翌日黎明前经新桥夜袭温州城。温州首次沦陷日寇入侵温州的线路与史料记载的明朝倭寇侵温所走的线路完全一致。

时空转换，空间不变。刀光剑影，惊心动魄。桐岭让人敬畏。

桐岭起于潘桥桐岭村一个叫岭根的地方。这是一个因桐岭而生的村庄，泛着水泥惨白的光。拐入一条水泥小路，见水泥路接一截宽阔的石头山岭，延伸向山野。这就是桐岭了。不见桐树，只见几棵古枫默然萧瑟。水泥路左侧有一方水井，块石垒砌，井圈石条围砌。杂草填塞严重，几尾红鲤在浅浅的一汪水里。

一间简单层水泥房在水井上方。山岭旁的这间水泥房里面有一男一女正在加工一堆生鸡脚。妇人看到我穿着，笑出声来：“这花被面也可以做衣服穿，我陪嫁的那床花被面不知道扔哪了？”



黄土下，古道轮廓清晰可见。那蓬头垢面的样子，车轮碾过的颠簸，让我内心不安。

她不懂，我穿的是童年那份温暖。她不知道雕刻印版的师傅手艺的精湛，不知道老印花布上那朵牡丹的寓意。她忘了那条陪嫁的印花被面去处，就如忘了儿时那只鸡脚的味道。对于身边这条山岭，她也不懂。继续前行，转身，那妇人站在岭上看我。她回家会找那条花被面吗？

岭右侧是一个养猪场，臭味弥漫岭上，掩鼻快速前行。天阴沉沉的，风更寒，山更冷，没有一点汗，不由缩紧脖子，脚步沉重。

岭被公路截断。横过公路，重新拾级而上。抬头的瞬间，一条蜿蜒山岭以八百年的苍茫猝不及防地闯入视线，直抵内心。这才是桐岭。

不同生态的石块自由组合，以2.2米的统一宽度，沿着山脉腹地柔软的曲线叠加码放。那斑驳苍老的一级级石阶不是石头，是一册册发黄发黑的线装古籍。一册一册，书脊一致朝外，无限延伸，形成优美的弧度。这位古籍管理者有着艺术家的天赋，才有这么完美的艺术呈现。册页间弥漫出的苍古之气，沿着草木的根系，往上，到达顶端，强烈散发开来，苍茫了山野。

夹道的老枫树，令人敬畏。枫树的枝干褐黑苍古，像一个个古代遗存在这个空间里的巨大的大篆墨字。墨迹斑斑，为这八百多年时光写就的煌煌巨作立传。

在荒僻的山野，桐岭，以奇异而巨大的静笃，涵纳八百多年的目光、足音和呼吸。这才是桐岭。乡亲方言里的“大垭官路”，以战争的资格载入史册，以八百年时光淬炼成“古道”。虚静心灵，上行，让自己的足音和呼吸清澈地留在岭上，记入桐岭册页。

到达“桐岭背”。回望，身后一岭到底，一气呵成，陡峭雄伟。桐岭背是憩歇地，是一处关隘。据说，西侧原有一座大寺院，外筑一通廊，有坐槛，供人歇息。东侧有几株很大的古枫。站在

关隘处，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概。也正因如此，桐岭背曾是兵戎相见、刀光剑影的地方。如今，仿佛硝烟未散，遮蔽了天空。

如今的桐岭背还留存一间残破的房子，条石垒砌的房墙，散发桐岭的气息，分明来自岭上。果不其然，桐岭再次被公路截断，水泥路四通八达，古道已荡然无存，失去踪迹。公路两旁几座房子，门牌上标着“岭北路”。幸有古枫指路，才找到桐岭延伸的方向。水泥的苍白冰冷瞬间消耗了上岭时积蓄的热情。天空越发阴沉了，想要下雨的样子。

前方的古道被黄泥土覆盖。一条简易黄土路在青山间蜿蜒。不时见工程车卷着黄烟“隆隆”而来。黄土下，古道轮廓清晰可见。那蓬头垢面的样子，车轮碾过的颤栗，让我内心不安。这种粗暴对待，是丑陋的。

山野突然传来“向前进，向前进……”的音乐。吹得并不好，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在为一个人送行吧！阴郁的天空终于落下雨点来。为逝去的人，也请为消逝的桐岭。

在黄土堆下，复见古道。古道依山涧，经田园，以与自然和谐的姿态蜿蜒前行。一弯接上石板桥，越过了山涧，枫叶片片红，在冬日阴郁萧瑟的山野，渲染没落的苍凉。霜叶毕竟不是向暖的二月花，寒风袭来，随风遁入寒山寒水。

路边见一方水井，井壁为不规则石块垒砌，杂草落叶填满，已成小水洼。井边两通长方形的石碑一高一低，一前一后竖立。其中一通石碑正面和侧面都阴刻碑文，因年久风化严重，石面斑驳，字迹已模糊不清，但其中“永”、“界”等字仍可辨认。石碑是桐岭现世中的证物。石碑上的模糊刻痕，闪烁桐岭的微芒。不日，也将遁入山岭的某处，沉默，不着痕迹。

“向前进，向前进……”斗志昂扬的旋律又沿着古道传来。

“回山转”了，赶紧退到路旁，静待。一队披红的“人马”缓缓而来。“风水树”、“子孙灯”……依次而过。老人以最后的红色庇荫一个家族。古道，何尝不是如此，但有谁给它一个最后的礼仪。

古道下坡，从一座老房子的门前经过。这几座房子是瓯海桐岭村最后几座房子了。古道两头两个村都名叫桐岭村。老房子有个大院子，院子的矮墙上，一块青石碑被当做洗衣板横在矮墙上。字迹已是模糊不清。据前人辨认，依稀认得是“瑞邑廿六都大桐岭城门桥清水桥……大清光绪贰拾壹岁乙未荷月吉旦事敬立”的字样。光绪贰拾壹年即公元1896年，可证桐岭城门和城门桥在清代经过大修。如今，这些字迹已遁走。

老房子里一位穿睡衣的农妇，端着一盆热水，放在青石碑上，解散头发，俯下身，用透明皂洗起枯黄的头发。水漫溢，淹没了模糊的刻痕。与其对话，语言无法沟通。只好离去。

离老房子不远的桥边就是分水城遗址。遗址上立有两通石碑，电脑刻字。碑上明示“桐岭古城墙遗址为瓯海区文物保护单位，瓯海区人民政府于2010年11月公布”。据嘉靖《永嘉县志》记载，为防瑞安来犯倭寇，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构筑，名大桐岭隘（在十七都），高二丈，厚一丈，延袤八十丈，有门楼铺舍。当地人说，分水城原有城门，解放初期还在。城墙对大路开大门，城门自南可开启关闭。过城门有一石桥横跨溪涧通往瑞安，石桥名“城门桥”，系光绪二十一年（1895）六月重建。

遗存的分水城古城墙有三四米宽，大约两百多米长，高约一至两米。如今已成田园。灰黄的泥土蓬松着，与枯黄的杂草、枯萎的番薯藤、乱生的灌木、蔓生的野藤一起，再联合阴郁的天空，